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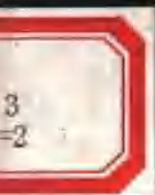
听雪庐诗文论集 ● 诗集

心

路

● 杨晓宇 著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心路

杨晓宇 著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心 路

作者:杨晓宇

出版: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上水新成路 93 号

印刷:平顶山市第二印刷厂

规格: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时间: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书号:ISBN 962-450-663-9/D·40244

定价:12 元



01011203423H 郑州大学图书馆



杨晓宇：河南省襄城县人。生于1957年11月，1983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现任平顶山市社科联副主席，《求索》杂志副主编，《平顶山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主编，市委、市政府命名的科技拔尖人才、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专业职称副研究员。

自七十年代起，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后步入社科研究领域，先后合作出版史学专著、编著七部，参编文集六部，完成国家和省级社科规划课题三项，撰写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多次受邀参加国际、全国学术研讨会，二十余次获省、市优秀成果奖，并获省“五个一”工程入选奖，笔涉政治、经济、美学、历史、文艺理论、中外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现为中国唐史学会、中国长城学会、中华青年美学研究会会员，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南省墨子学会副秘书长，叶公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平顶山市诗词楹联学会理事。《心路》为其第一本诗集。

自序

我与诗的结缘,还是在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是还不知道什么是诗什么是文的年龄,不知怎么着,却神经病似地痴迷上了诗。最先是填鸭式的硬往脑袋里灌,不管是新诗还是旧诗,不管是唐诗还是宋词,只要是朗朗上口的长短句,一概视若宝贝,比小孩子得到甜蜜的糖葫芦还要兴高采烈还要忘乎所以。就这样迷迷糊糊的读了几年,把父亲存放的和我自己可以在附近十里八村吞吞吐吐能找到的,几乎全读了。至于那些古今中外曾使后人仰崇倾慕的诗人们在他们的宏伟诗篇里所融汇进去的什么思想什么情感什么寓意什么表现甚至什么含沙什么射影,统统不甚明白更不甚了然。但是,这毕竟是童年时代美好时光中的美好风景,令不怎么幸福童年的我,有了一些忘掉世态炎凉代以幸福憧憬的日子。

十四岁那年,经过三载身背红书包农场当课堂的初中生活,我便无可奈何地扛起了屋檐下的锄头,担当起一个生产队半劳力和家里顶梁柱的角色。因为我是老大,父亲常年教书在外,母亲身体又不好,加上八十多岁的奶奶和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掌家理事的千斤重担很自然地落到了我稚嫩的肩上。从那时候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就象一片枯叶,被命运扔在汝河之滨柳叶江畔。也许是逆境中会造就一个人倔强不屈的性格,也许是家乡的山山水水纯净自然洗去了诸多的忧愁与迷茫,也许是时光的流失带走了命运的无奈与失望,我的直觉告诉我,一个人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有时候是那样的无奈,但毕竟要努力,要奋斗,要抗争,要作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可以说,那时候思想的复杂超过一

般的成年人，而海阔天空地想象，使我突然萌发出了写点什么的念头，于是，就在生产队废旧的记工本背面，写下了我的第一首诗歌——如果那也算是诗歌的话。其后，竟然一发而不可收，竟然时不时作起了诗人梦，竟然因为写诗而废寝忘食，而神魂颠倒。其结果是耽误了不少工分，弄得手中无粮心中发慌，队长横眉组长怒目。值得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两首小诗被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看中，加了花边刊登出来，居然在三里五村识文断字的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后来的几年中，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曲艺，小演唱之类，逐一试笔。如今看来，当时所写所发的东西，确实难登大雅之堂，但他所给我之后数年乃至一生的生活道路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正像老人端详自己童贞时的照片那样，虽然模样不雅甚至令人发笑，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而这不正是我们现代人所缅想的吗？

高考制度改革之后，经过一番努力，我这个当年被迫失学连高中都难以企及的乡下仔，竟然于一九七九年考入了中州第一高等学府。之后连续四年的大学生活，就如同一个在茫茫沙漠之中跋涉得精疲力尽的落魄者一下子跳进了浩瀚的海洋，使我再现了青春的活力和生活的勇气，仿佛天变兰路变宽地变大花变艳，读书也有滋有味夜以继日不知疲倦。每周一从校图书馆抱回寝室一大摞书，然后便象书虫一样，不停地翻不停地啃不停地记不停地抄，虽是狼吞虎咽不求甚解，却也开卷有益日有长进，每晚十二点前，从没有睡过觉，寝室里其他同学也是这样，那时候的学习风气，令我直到如今还恋恋不已。到了周末下午，又抱着翻了一遍的书籍，投入到还书换书的队伍，只感到那条从图书馆到寝室的荒草小路，倒象布满知识花朵的彩带，把我们众多的莘莘学子与人类知识的无际宝库，与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与思维科学的无垠空间，紧紧的

维系一起。除了听教授们讲课,就是自学,不舍得浪费一点时间,如果说现在的时间是金钱的话,那时候的时间无疑于晶莹的钻石,容不得自己有分秒的怠懈丝毫的浪费,当时有一句很时髦也很通俗的话,叫作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对于我们这些在十年浩劫中失去豆蔻年华的一代人,这句话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是现在的青年人无论如何都难以体会到的。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所写出来的一些东西,大都是激昂向上和充满思索的,尽管写得很少很少,但毕竟是那个时期的真实写照。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乍暖还寒抚今思昔着疤痍疼的回忆之作,它令我不堪回首,令我感慨终生。

也许是原来偏爱诗的缘故吧,上文学课最喜爱的就是诗歌,何均地先生是我当时最钦佩的老师,特别是他讲授的唐诗与宋词,更令人百听不厌,甚至让人心花怒放,让人情不自禁。只觉得先生鼻尖眉梢白发甚至皱纹之间,都积聚着充沛的诗情,而他也唯有在给学生讲解诗词时,才会那样的激情饱满,那样的才华横溢,那样的返老还童,那样的手舞足蹈。当堂示范古人吟咏酬唱的情景,更会把我们的思绪不自觉地牵动进去。除了讲诗词的意境内含表现手法之外,还讲比兴,讲平仄,讲对仗,讲音韵。到了期终考试,我的成绩当然不错,平时从不多言的我,意外地受到了先生的表扬。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得失参半,我固然学到了不少知识,却也给自己的创作加上了一层层的条条框框,让我在诗歌方面再不敢越雷池半步。尤其是格律诗词,更是视若畏途。而在新诗创作上,当时诗坛正处于转轨变型时期,几位宿将新秀,个个都想挑起统一文坛的大旗,流派蜂起,你争我斗,什么意识流,什么朦胧诗、什么抽象派、什么超现实主义,你说我的诗刁钻古怪难释难懂,我驳你五百年后自有人理解。对于如我之辈,刚从课本和老师那里批发来的一点知识,投入到文坛竞争的大市场上,竟如沧海一粟,连个

水漂都不打一下,就已无影无踪了。恍惚反省之余,才悟到诗路之艰难于上青天,如我这些靠啃红薯吃野菜喝井水长大的人,想玩诗的高雅是万万不行的,忍痛割爱便在所难免了。看着漂漂亮亮光彩夺目的诗人桂冠,也只好拱手让与旁人。

一九八三年六月,我结束了令人难忘的四年大学生活,由组织分配先是作党务宣传后又兼在职干部教育和新闻报道,此极关信仰理想舆论导向的千斤重担,一下子压在我这个全区唯一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身上,是考验又是锻炼。干部的职业道德要求我需要马上去适应原本不熟悉的工作,于是,我开始拿出在学校学习的劲头,去硬啃那些实践中急需的知识,也尝够了中国高等教育严重与实际相脱节的苦头。直到现在,我还由衷地感激我当时的领导和同事,是他们伸出手来,帮扶我走过了刚刚踏入社会的那一段艰难的路程。五、六年之后,我调到市里搞社会科学理论工作,主要是创办责编一份综合性学术刊物,算是专了一点。但为当好这个编辑,搞得我焦头烂额,组稿编审送印校对出版发行外加化缘经费,里里外外只有我一个人。更要命的是,编发的文稿遍及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天赋不高知识有限的我,如同柴禾妞跨人大都市,刘姥姥初入大观园,虽有五颜六色风光无限,却是眼花缭乱寸步难行。一向好强又啃惯了硬骨头的我,在知识的田野里,又开始了新的耕耘。那一阵子,真是三更明月五更鸡,看了哲学看经济,翻过地理翻历史,就为当好那个烂编辑。它让我体会到出版界前辈留下的名言:“编辑如蜡烛,照亮别人,燃尽自己。”我也庆幸我有过这么一些紧张的日子,它给了我充实的生活丰富的学识无数的朋友众多的老师,并把我由一个文学爱好者变为一个社会科学理论的痴迷者。

不知怎么样的鬼迷心窍,不知不觉的工作之余,我在痴迷上了

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并搞得精疲力尽之后,又不思悔改地迷恋上了历史和地方文化。照理说,文史不分家,但这只是通常的看法,半路出家进入研究领域,无论是任何学科,都会以陌生的面孔对待造访者,甚至给你一个下马威,让你无所适从让你畏而却步。但亦如森严壁垒的城堡不管怎样的易守难攻总有缺漏让人利用那样,几年过后,竟然也在其中清理出了一片巴掌大的地盘,与我的同路者编撰出版了数本著述,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那一大堆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及省市级优秀成果获奖证书,可以说明我这一阵子艰难跋涉过的路途是色彩鲜艳的。但这里面也包含着诸多的辛酸与无奈,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不擅于文坛上的砍砍杀杀官场上的你争我斗,也只有退避三舍蜗居故纸堆里讨营生。看着是坑还得跳,要不古人怎能说夫文章者乃文人之末路呢?只不过“末路”也是路而决非绝境,若走得好走得实在,说不准也是条光明大道。结果是我们的研究给我们生活的这个新兴工业城市注入了古地新城的内涵,恢复了商周应都的桂冠,印入了全国的邮品,登上了国际的论坛,正如我们行笔之初所希望的那样,让平顶山走向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平顶山。一个普通人能作出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和我的朋友们也就足以感到欣慰感到满足了。

工作之后的生活虽远没有大学时代那么紧张,而且越来越变得丰富多彩,但对于诗,却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写出来弄得驴头不对马嘴,既胡弄了读者又糟蹋了自己。然而,舞惯了文弄惯了墨的我,形成了心有所思笔有所记的贱毛病,一天不写心里就直痒痒,在夜深人静床头反省扪心自问的时候,在遇到一些事情心情激动难耐欲言的时候,在心有所议不得不说如梗在喉的时候,总要操起笔来写上两句表达的话,这也许是我还与诗之精灵缘分未断吧!

为了既不失面子又能情动于衷而形于言，也只好约法自制，光写不寄，让它长时间藏在笔记本里，只作为对过去心中所思所想所忆所念所作所为的一段记录。于是乎，什么格律什么平仄什么音韵什么对仗什么骚体什么词曲，也就不管那么多了，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绝不以文害义以韵害义以律害义。我认为，如果因一个字弄得言不由衷弄得不明不白，那又何苦犯得着去苦思冥想呢？有这一思想的支配，写起来便无所顾忌信笔张扬任我驰骋了，还美其名曰自度词或自度诗，反正也不想拿去投稿发表换酬金。但遇到写诗行家作词里手，心里还是发怵，甚至连拿出来请给斧正的勇气都没有。正因如此，空当了几年的市诗词楹联学会理事而始终没有能拿出一首象样的作品，令我时常感到愧疚，感到无颜面对寄我厚望的师长同行朋友与搭档。好在我有一堵遮风避雨的墙，拿多年搞理论工作已对文学创作失去兴趣等等难以自圆其说但又不得不说的话作为搪塞。但心里的不是滋味却怎么也消解不掉，总觉得丢了什么似的，于是，就产生了把过去写的那些东西拿出来的念头，想找回来一点自我，那怕是一点点也好。岂不知想时容易做时难，一拖就是多年，以至许多朋友见面索诗，令我不安令我汗颜，这才觉得，这个事情真得需要认真对付不可了，免得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自己。

真正想起整理这个小册子并动手去作还有一个原因：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一九九九年显得特别重要，好事情都接二连三地向我们涌来，于是也想献一份微薄的礼物讨一点吉祥留一份怀念存一份快乐，更何况我的命运我的生活我的变化我的一切一切都是与世纪风云变幻紧紧连在一起的。即使我奉献的不是鲜艳的花束，起码也会飘出缕缕心香，去祝愿她的伟大她的繁荣她的富强。而新世纪的到来，又是每一个地球村的公民所经历的光辉

里磨蹭，不管这个世界将来是个什么样子，是宇宙人统治地球还是地球人统治宇宙，是机器人奴役了智慧还是智慧屈服于机器，能够成为跨世纪的一代，无疑都是缘分和荣耀。我的二十世纪的思想风貌生活经历应该毫不保留地存入二十世纪的人生档案里，以新的姿态新的步伐轻轻松松意气风发地走向新世纪。正基于此，我利用国庆节七天的假日，把过去和最近所写所存的东西，全部翻了出来，挑挑拣拣勾勾划划，就成了这么一个极不成熟甚至令人可笑的自选集，不满意却又无奈地奉献于朋友们的面前，带着小媳妇儿初入婆家那样的忐忑不安心情去接受广大读者的检视与品评。如果说，这几首歪诗能引起与我同路人的认同与共鸣的话，那我也就心满意足，无怨无悔了。

诗是文学之中的王子，诗是语言艺术的精华，诗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无论是古风还是格律，无论是新诗还是旧诗，都遵循着一个原则——表现与抒情；都追求着一个目标——美感与意境。古有诗必警语诗必神韵之说，余信斯言。王国维“有境界自成高格”，令无数人师而效之。在我的写作实践中，也对前人的教导孜孜以求身体力行，但悟性所限高格难及，警句匮乏神韵难收，总感觉没有诗仙词圣笔下的味儿，尽管是捶胸顿足亦无济于事，这才深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真切，知道“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无奈。好在自己本来的目的和用意，就是随随便便写给自己看的，无功利之求无名责之憾，现在虽然拿出来，也不过是把久存屋里的东西摊到院子里，有人看算展览，无人看是晾晒，既伤害不了风化，更破坏不了市容。虽然是敝帚尤自珍，但读者才是品评优劣的真正上帝，目下书摊上那么多五光十色但又无人问津的豪华大作后面，不也藏着同我一样者的尴尬吗？艺不如人既成客观，怨天尤人实无必要，我奉献的只是我的感受我的思想我的知识

我的意念我的追求,而我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你的宽容你的接受你的认同你的交流,其它的一切,都会化作茫茫然无意苛求。庄周化蝶去,自在天地间,谁愿追寻什么,就让他去追寻吧!

我把这本集子名为《心路》,一是因为它代表了我的心声,诗言志,歌抒情,古今如此。二是它记录了我二十多年来的生活历程,可谓苦甜酸辣兼具,喜怒哀乐相伴。三是我时时都感觉到,对一个人来说,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是从娘胎里来到这个世界上转上一圈,心的路程比你身历之途要大得多宽得多长得多,它可以超越周围的三维空间四维空间甚至五维六维空间。为此,我专写了一首《心路》,放在集子的末尾权作书跋。

在诗的王国里,我只能是一个技艺拙劣的票友。集子虽出来了,而心情却一如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虽然是了却了一点点心愿,但更多的是惊诧与不安,不知道举手投足之间,带来的会是善意的鼓掌还是讥讽的倒彩。既如此,就更不敢忝求方家赏言,只好勉强前说,愧为自序。

作者

1999年10月于应都听雪庐

目 录

自序	(1)	月下	(8)
柳江观柳	(1)	柳颂(二首)	(9)
无题	(1)	致 P 君	(9)
忆昔	(1)	观梅	(10)
言志	(2)	野外观落英	(10)
诗余	(2)	忆绳女士	(10)
自励	(2)	雪霁	(11)
自度词·十年一梦	(2)	自度词·为人处世	(11)
自度词·常对苍天	(3)	夏夜海上携女友同游	(12)
除夕即诗(四首)	(4)	星期过后见女友	(12)
读遇罗克诗有感	(5)	婚约	(12)
晓思	(5)	无花果	(13)
乡咏	(6)	结婚留言	(13)
自度词·春怨	(6)	自度词·致冻弟战威	(13)
悼张志新	(7)	雪霁	(14)
接大学通知书	(8)	闲赋	(15)
秋叶	(8)	随想	(15)
		长城怀古	(15)
		故宫	(15)

藏台·····	(16)	叶公墓·····	(26)
参观中南海有感·····	(16)	说禅·····	(26)
读史·····	(17)	游叶公陵园·····	(27)
汤阴岳祠·····	(17)	无题·····	(27)
李老师小记·····	(18)	为博儿五岁题·····	(28)
携妻广州·厦门行·····	(18)	过太平湖即景·····	(28)
别厦门·····	(19)	黄山卧佛峰·····	(29)
游涠屿·····	(19)	游滕王阁·····	(29)
厦门会议访李泽厚先生·····	(20)	自传·····	(30)
·····	(20)	涪阳镇怀古·····	(32)
送黄旅部长退休去武汉·····	(20)	暮春农家即题·····	(32)
·····	(20)	吊子高(二首)·····	(33)
崂山纪游·····	(21)	接小博幼儿园首日放学·····	(33)
雪岩斋微雕·····	(21)	·····	(33)
咏荷·····	(22)	自度词·笼鸟·····	(34)
偶得·····	(22)	自度词·悼 1993 年 11 月 19 日	
晨起·····	(23)	深圳外资企业大火中因老板把	
吊昆阳古战场(外二首)·····	(23)	出路堵死而丧生的五十九名打	
·····	(23)	工少女·····	(34)
无霸城有感·····	(23)	偶咏·····	(35)
烧车河·····	(24)	水城怀古·····	(35)
紫云书院吊李敏·····	(24)	徐案有感·····	(36)
山村春景·····	(24)	学诗断想·····	(36)
问津古渡·····	(25)	结婚十年纪念日题·····	(36)
偶感(二首)·····	(25)	杭州西湖题照·····	(37)

八月十八日晚盐官镇观潮·····	心声·····	(47)
·····	南阳汉画像馆(四首)·····	(47)
浙南行(三首)·····	说文(二首)·····	(48)
乡村夜宿·····	说诗·····	(48)
沈园凭吊·····	说画·····	(48)
游天一阁·····	说书(二首)·····	(49)
鲁迅故居·····	说应用文·····	(49)
游普陀山·····	说散文·····	(49)
天池·····	贺新年兄《历史留下的回忆》出	
曲乡即句·····	版·····	(50)
春韵·····	致耿淳·····	(50)
端午·····	《平顶山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出	
小屯村即诗·····	版·····	(51)
双休郊游·····	春游·····	(51)
灵感·····	乡间考察·····	(51)
小博七岁首次独睡·····	谒二程祠·····	(52)
全国曲艺理论研讨会·····	秋日尧山访李准·····	(52)
第二届中国曲艺节即笔·····	四十题句·····	(53)
·····	西安碑林·····	(53)
杂感·····	大宁河古栈道·····	(53)
吊元结·····	小小三峡即景·····	(54)
夜过香山寺·····	过三峡(三首)·····	(54)
春风之中观桃花·····	葛州坝·····	(54)
静夜·····	希夷墓·····	(55)
自题·····	风穴寺·····	(55)

心语····· (55)	缅甸风情(三首)····· (66)
苏坟偶题····· (56)	咏桐····· (66)
九七重阳游华山····· (56)	咏桃····· (66)
秦俑····· (57)	平顶山远眺····· (67)
华清池····· (57)	无题····· (67)
酈山捉蒋处····· (57)	长江大水····· (68)
陈希同案有感····· (58)	写给抗洪志士····· (68)
游石人山····· (58)	为抗洪胜利题咏····· (69)
鲁山墨子城····· (59)	乾陵无字碑····· (69)
元日····· (59)	十八陵····· (69)
全国墨子里籍研讨会····· (60)	记秦陵兵马俑始发现者杨志发
为小儿十岁题····· (60)	····· (70)
麦收三题····· (61)	国际唐文化研讨会感言·····
偶感····· (61)	····· (70)
得高考文卷珍藏且告后人 懷祝	法门寺盛典····· (71)
莫忘而题····· (62)	国际唐文化研讨会题····· (71)
漓江行····· (62)	红旗渠(二首)····· (72)
论学····· (62)	劝友(三首)····· (72)
晋职随想····· (63)	临汝温泉····· (73)
致沈老师····· (63)	自题····· (73)
滇缅公路行吟····· (64)	崔琦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题·····
石林情韵····· (64)	····· (74)
版纳导游····· (65)	贺百家书·大江东去帖出版·····
西双版纳印象····· (65)	····· (75)
热带植物园····· (65)	除夕感言(二首)····· (75)

室名题咏····· (76)	观刘校长书篆题····· (84)
观花····· (76)	夜游湛河新堤····· (84)
党校高知班冒雨学习有感····· (76)	致潘兄民中····· (85)
贺湛河治理····· (77)	牵牛····· (85)
观湛河工程····· (77)	李子峪扶贫····· (86)
丁卯二月十五日首山观风筝赛会····· (78)	刚和小宅····· (86)
湛滨春游····· (78)	评法轮大法····· (87)
学电脑有感(二首)····· (79)	给张老师····· (87)
题东坡碑林并赞盘根、继增诸兄····· (79)	石漫滩水库三题····· (88)
为“五四”八十周年纪念题····· (80)	悼葛汉斌、罗华安烈士····· (89)
五月八日中国驻南使馆遭袭愤书····· (80)	读刘艳伟报道后题····· (89)
感言····· (80)	官箴····· (90)
魏都别肖、宋、姜诸同学····· (81)	屋漏寄邻家····· (90)
说烦····· (81)	机上观云····· (90)
苦著····· (82)	吐鲁番盆地戈壁····· (91)
同学相会题句····· (82)	石花坛····· (91)
国殇····· (83)	乌市街头观维族婚典····· (92)
四月四日湛上狗市遇阿氓····· (83)	戈壁题咏····· (92)
	榆树沟····· (93)
	天山远眺····· (93)
	葡萄沟····· (93)
	夜过玉门关····· (94)
	苏公塔····· (94)
	丝路怀古····· (95)
	沙漠留句····· (95)